

济群法师

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

- 【一·佛教与哲学】
- 【二·佛教与文学】
- 【三·佛教与艺术】
- 【四·佛教与民俗、道德】
- 【五·人生的幸福】
- 【六·“空”的智慧】
- 【七·结说】

编者按：2002年11月5日，济群法师应邀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及硕士生作了题为《认识佛教》的讲座。这是法师第二次在南大举办讲座，首次是在哲学系开讲《人心与人生》。本文根据讲座录音记录。

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，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遥远。事实上，佛教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信仰范畴，更涉及文化、生活等各个领域。2000年，佛教界举办了“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”的纪念活动。作为一种外来宗教，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，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以说，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、密不可分。

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，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。其后，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，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（公元前2年），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。

【一·佛教与哲学】

在中国文化史上，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。但汉魏之后，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，乃儒、释、道三家。

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，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。如魏晋玄学，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。般若典籍谈空说无，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。故在南北朝时期，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。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，如果离开佛学思想，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几乎就是一片空白了。

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，发展至宋明理学，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。关于心性的内容，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。虽然孟子及《易经》有所涉及，但总体较为单薄。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，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，

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，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。尤其是禅宗，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。因而也有人说，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，表面为儒家，内涵却是佛家。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，其深受佛教之影响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及至清末民初，谭嗣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度等维新人士，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、维新改革，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，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。而在他们的思想中，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。谭嗣同的《仁学》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，开卷即言“凡为仁学者，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、相宗之书”，以为“仁为天地万物之源，故唯心，故唯识”。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，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。

纵观中国哲学史，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。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及半便不了了之，原因就在于他当时还不了解佛教。其后，他也开始研究佛教，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，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普遍接受，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，及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。

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，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。在印度，从早期的《奥义书》到六派哲学、佛教思想，充分体现出宗教与哲学一体化的特点。《奥义书》既是一部宗教经典，也是一部哲学名著。叔本华对《奥义书》的评价是：我得到此书，生前可以安慰，死后可以安息。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，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哲学义理。传入中国后，祖师大德分别根据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，建构了不同的修学体系。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，也

可将华严、唯识、天台、三论等宗派称为华严哲学、唯识哲学、天台哲学、中观哲学。

近代以来，尤以唯识哲学在学界的影响为最。民国年间，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，专门研究法相唯识。梁启超、熊十力、梁漱溟等许多著名学者皆曾于其门下受教。当时，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，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介绍，开高校讲授佛学风气之先。其后，熊十力也曾到北大开讲唯识。从正宗的唯识思想来讲，熊十力属于离经叛道之列。因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学的老路，成为现代新儒学宗师。他所撰写的《新唯识论》，则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，对唯识理论进行重新诠释。此书甫经问世，便引起支那内学院乃至整个佛教界的批驳，出现了一系列破《新唯识论》的文章。

唯识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，对精神现象及

潜意识分析尤为深入。它着重探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关系，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两点：其一，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；其二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规定的。唯识思想和海德格尔、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通之处，所以现在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。唯识学从世界观、本体论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，其理论多根据因明的规则建立。而因明的结构较之西方形式逻辑更为严密，因而，唯识学的整个建构非常严谨。

【二·佛教与文学】

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。佛经浩如烟海，仅《大正藏》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。佛教中的许多经典，如教界广为流传的《金刚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法华经》，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，也堪称传世力作。

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，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。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，正如庄子所言，“六合之外，圣人论而不议”。而佛经阐述的时空，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。在《维摩经》中，维摩诘示疾，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。其居处虽仅一丈，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到拥挤，房间也未曾变大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舍利弗进屋后转念：众人前来探病，却连坐处也没有，当于何坐？此念方起，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：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，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？文殊菩萨答言：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，有须弥相佛国，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，庄严美妙堪称一绝。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，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。佛经中的叙述，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，以无限时空为背景。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，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。即便如此，

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，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。

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，既有诗歌式、散文式的，也有小说式、戏剧式的。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，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，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。早在东晋时期，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，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，共修净业。及至唐宋，文人好佛之风更盛。著名的王勃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东坡等，都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、心得及生活积累，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，精神信仰的折射。因此，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，流动着禅意。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，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。

此外，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

关内容，如《西游记》便是以唐僧（玄奘三藏）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。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，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，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。《西游记》取材于这段历史，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。遗憾的是，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，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、猪八戒的拙劣陪衬，未能再现历史真实。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笔记小说，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。至于名著《红楼梦》中，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。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，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。

【三·佛教与艺术】

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。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、建筑、绘画艺术的发展。

其中，以雕塑领域最为突出。存世作品中，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，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。如果没有敦煌、云岗、龙门、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，没有巍峨梵宇中的诸佛菩萨，雕塑艺术宝库将减少一半以上的珍藏，中国雕塑史也决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丰厚、那么有分量。

而存世的古建筑中，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。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，均为佛寺殿堂，即佛光寺大殿和南禅寺大殿。至于古塔，基本都是佛教建筑。尤其是那些经典之作，如嵩山嵩岳寺塔、山西应县木塔、大理崇圣寺三塔、苏州云岩寺塔等等，虽然风格造型各异，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。俗话说，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名山，既因自然景观而名，亦因人文景观而胜，而佛教名胜正是人文景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中国的绘画、书法作品，同样离不开佛教

题材。山水画中，有古寺梵刹、阿兰若处；人物画中，则有诸佛菩萨、金刚罗汉、高僧大德。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，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，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。其中，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，如王羲之书《遗教经》、张旭书《心经》、柳公权书《金刚经》、苏轼书《圆觉经》、赵孟頫书《妙法莲华经》、林则徐书《阿弥陀经》、欧阳渐书《心经》、弘一大师书《华严经集联》等等。此外，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，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，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。

在这些作品中，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，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。我们知道，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与西画截然不同。西画重视写实，而国画重视写意，逸笔草草，直抒胸臆。“意”就是一种思想，一种境界。作品的品位有多高，主要取

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境界。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
和宗教素养，作品如何能有空灵深邃的境界呢？
正所谓“功夫在画外”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具
备佛学修养，也很难追随创作者的创作心路，
进入那种意境之中。现代人的心如此浮躁，若
不了解作品之后的背景，如何穿越百千年的时
空，领略那番禅意、体会那份超然呢？

【四·佛教与民俗、道德】

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，佛教传入中国以来，
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。极盛之时，普及至“家家
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”。于是乎，佛菩萨圣诞等
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。

其中，尤以腊八节和盂兰盆会的影响为最。
国人有很强的孝道观念，但这种孝是建立于伦
理纲常之上；而佛教所提倡的孝亲则着重于报
恩，可以说是更究竟的尽孝方式。

此外，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也深受佛教影响，如因果报应的观念等等。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通过法律，一是通过道德。在世界各民族中，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，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。在阿拉伯国家，依伊斯兰教建立其道德基石；在欧美国家，依基督教建立其道德基石；在亚洲国家，则依儒家思想、佛教等建立其道德基石。

基本的道德信条其实很简单，如佛教的五戒，基督教的十诫，是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。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，人性却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人类对外部世界展开了种种探索，并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，但对自身的生命依然无知。古人存在的问题，今天也一样存在。人性中的贪、嗔、痴烦恼，和两千多年前佛陀时代的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我觉得，人性的弱点在今天更为张扬。从整体来看，现

代人的欲望或许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更大，也更贪婪。古人崇尚的是哲理，是精神追求；而现代人崇尚的是金钱，是物质享乐。我们知道，哲理代表了智慧，而经济只能代表物质的繁荣。此外，整个社会对演艺明星、快餐文化的崇尚，又说明了什么？只能说明他们沉迷的是声色犬马，这正是古圣先贤呵斥的生活方式。这样一种价值取向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反映了思想的倒退而非进步。

宗教的戒律，是针对人性弱点而建立的。古今中外的犯罪现象，无非是杀盗淫妄，不同的只是犯罪手段有所改变。以刀砍人和以武器伤人有什么不同呢？不同的只是后者杀伤力更大，但不能说明人性有什么变化。而佛教提倡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等，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现象产生的根源。

或许有人会觉得，建立几条规范很简单，任

何一个人或单位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。那么，宗教戒律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？就在于它有强大的后盾。我们知道，建立规范很容易，但使大家共同遵守这一规范就不容易了。只有当规范成为法律时，才会具有一定威力。但法律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总会有漏洞可钻。即使法律能发现并制裁所有的犯罪现象，但法律发生作用时，对社会已经构成破坏。更何况，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，还取决于执法者是否公正等诸多因素。而宗教戒律是根植于信仰之上，根植于对神的敬畏，对因果规律的敬畏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因果规律也是遍一切处的。有了这样的认知，持戒就是自觉行为，绝不会存有侥幸心理。而宗教信条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，随时都在我们心中站岗，监督着我们的起心动念，监督着我们的言行举止。

佛教的因果观为三世论，即生命有过去、

现在、未来。我们现有的人生是过去生命的延续，而死亡也只是这一期色身的衰败，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唯物论者则是一世论、断灭论者，生命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。这种“人死如灯灭”的观点，很容易使人无所畏惧。既然生命只是那么短短几十年，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又有什么区别？当然，对社会来说意义是不同的，流芳千古的是造福人类者，遗臭万年的是危害他人者。但这种不同对个体生命却没有意义，所以断灭论会使人们变得非常功利，并导致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泛滥。假如没有神祇或因果观念的约束，只要权利大到可以不受法律制裁，或狂妄地蔑视法律，必然会为所欲为。

所以说，宗教信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力量。在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，我们更需要寻找一种可行的全球道德规范。有些传统宗教排他性较强，或与现实人生距离较大。而

佛教，则是立足于现实人生并具有包容性的宗教。更使人容易接受的是，佛教认为自利与利他是统一的。凡夫难免有我执，因而做每件事都会有利益的考量。如果像儒家那样将利与义对立起来，很难使人坚守这一道德信条。建国几十年来，一直在提倡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这也正是佛教所提倡的菩萨道精神。但如果意识不到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意义所在，这种服务能持之以恒吗？事实上，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。

相比之下，佛教道德的可行性更强，因为它是结合利益对道德行为进行界定。衡量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，就要看它是否对自他双方都真正有益。同时，它不仅能使我们获得眼前利益，更能使我们获得长远利益。在很多人的感觉中，利益他人似乎必须以损失个人利益为前提。而佛教却认为，凡是有利于别人的行为，必然有利于自己。当然，可能需要暂时

付出一些，但这一善行会给未来生命带来百千倍的回报。就像播下的一粒种子，会结出累累硕果。结果可能在今生，也可能在来生或更久，因缘成熟时一定会得到回报，正所谓功不唐捐。

或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：万一善有善报只是空洞的安慰，是永不兑现的许诺呢？对于凡夫来说，总是希望马上见到结果才肯确信。其实，结果并非都需要等那么久。善行能使我们内心善的种子得到滋养，所以在付出的当下，就会使我们的的心灵得益。这正是佛教对于因果报应的更重要的诠释。

其实，我们在行善时不必关注外在的报应，那只是行善的副产品。真正的利益，在于我们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生命素质的提升，而这一结果与行善是同步的，是当下就能感受到的。我们做什么，心灵就会有什么改变；做多少，就会改变多少。

【五·人生的幸福】

生命是习惯的积累。每个人来到世界时，生命起点都不相同，性格品行也大相径庭。俗话说，“三岁看一生”。在一个没有生活历练的孩子身上就存在种种不同表现，或慈悲、或残忍，或愚笨、或聪明，或贪婪、或淡泊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原因何在？正因为今生是过去生命的延续，还带着以往的种种习性。以贪为例，贪一次并不可怕，如果继续不断地贪，每贪一次，生命中贪的力量就会得到张扬，贪的种子就会得到滋养，久而久之，贪就会成为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，使其成为地道的贪性人。反过来说，一个有爱心的人，看到世间苦难就产生悲心，如此不断长养生命中慈悲的种子，当慈悲发展为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时，就会将我们带入不断增上的良性循环之中。

人性包括各种不同的因素。佛法认为，众生

与众生是平等的，众生与佛陀也是平等的。为什么现实中的我们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差异呢？而和佛陀相比，更有着难以逾越的天壤之别呢？正是因为每个人在生命延续过程中，张扬了不同的方面。当一种力量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时，其他力量便会相应萎缩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善恶双方一直在不断争斗，不断发展自身势力。而我们自己就是提供给养的人，我们究竟希望哪一方获胜呢？

幸福的根本是什么？就在于良好的心态。因为外在的一切都会变化，家庭会解体，财富会失去。尤其是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，影响命运发展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，包括有形的、无形的，直接的、间接的。

过去，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小山村或小城市中，信息非常闭塞，甚至邻村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。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一场“9·11”

事件，却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巨大影响。因为世界已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整体，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出现什么意外干扰自己的生活。可能走在路上突然被车撞倒了，可能不慎感染了致命疾病。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之后，潜在的意外也越来越多。

我觉得，未来能否获得幸福，关键取决于心理素质。面对世间的风云变化，始终保持坦然淡定、宠辱不惊的心态。如果具备这一点，走到哪里都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中，不少人因为这一挫折精神失常乃至自寻短见，但也有不少人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。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变故中，人们所受到的伤害完全不同呢？就在于能否正确看待财富，在于对财富的执著程度。环境对人构成的伤害，与我们在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。在乎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执著。对感情特别执著的人，失恋就

是伤害他的利刃。对事业特别执著的人，事业失败就是摧毁他的灭顶之灾。如果把这些得失看得很淡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会构成很大的伤害。

其实，幸福生活可以很简单，未必一定要多么富有。不少人富有得没时间享受，那种富有只是给别人看的。是不是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就能得到幸福？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幸福，而他自己却觉得痛苦，那么他是幸福还是痛苦？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富有，而他自己还感觉很贫穷，那么他是富有还是贫穷？人们常常将物质作为幸福的保障，实际上，幸福只是个人的感觉，因为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心态中。有些人生活清贫，却怡然自得；有些人锦衣玉食，却烦恼重重。十万就能幸福吗？一百万就能幸福吗？谁也不能为此划定一个标准。可见，幸福无法具体地量化。

幸福的生活是健康的。如果为了赚钱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，这种生活健康吗？有些少数民族地区，经济虽然不发达，但人们都很快乐，劳动时也在引吭高歌。相比之下，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。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，基本是一种全盘的西化，结果使世界变得千篇一律。每一个现代化城市，都是高楼大厦、钢筋水泥和各种噪音，人为地将人与大自然隔绝开来。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环境里，人很容易变得急功近利。

【六·“空”的智慧】

佛教所说的“空”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。常人所理解的空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其实并非如此。“空”，是对存在的一种智慧诠释。《心经》是佛教最短的一部经典，只有二百六十多字，但内涵极为深厚。其中，被人引用最多的

是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这一公式。“色”代表了物质的存在，我们不能离开存在的现象来认识空，存在的当下就是空。我们对“空”的理解，要和因果的理论结合起来。

佛教对人生的解释，可归纳为“因缘因果”四个字。也就是说，世界的一切存在和败坏，都是因缘决定的，所谓“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”。“诸法”代表存在的一切，它们都是因缘决定的。因缘也就是条件，其中，“因”是主要条件，“缘”是次要条件。除了这些条件的和合，我们找不到真实不变的存在。比如眼前这张桌子，“桌子”是个假名，是为交流需要而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。除了这个假名，桌子本身只是一堆材料的组合，是木板、铁钉、油漆、人工等众多条件和合之后形成。离开这些条件，哪有什么桌子？可见，桌子不过是因缘的假象。其中的每一种条件，又由众多条件构成，比如

木头是由各种元素组成，等等。

佛教所说的“空”，是“缘起性空”。否定有独存、不变的事物存在，一切都是条件决定，而不是自己决定，桌子没有自己，我们也没有自己。依此类推，世上万事万物莫不是因缘和合的假相，也就是佛教所说的“假有”。所谓“假”，是要我们远离有和空的两边：桌子虽非固定不变的有，但假相宛然。如果认为完全没有，那是断灭见；如果认为固定不变，又落入常见。而佛教对世界的认识，是中道的认识，是远离断、常二边的真实认识。

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告诉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公式：“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”同样的道理，所谓桌子，即非桌子，是名桌子。桌子只是因缘的假象，并无固定不变的实质，后由我们为其安立桌子的名称，如此而已。所以说，任何事物的存在既是有，也

是空。空的是我们赋予它的诸多内涵：这个桌子好看不好看，喜欢不喜欢，有价值没价值。这些所谓的评判都是我们赋予它的，在不同的人看来，价值会有很大区别。至于是否好看或喜欢，则和人的好恶、情绪有关。我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对象中，然后执著它。佛教所说的“空”，正是帮助我们透视事物的真相，透视因缘的假象。

从佛法修行上说，“空”主要是破除“我执”。人最大的特点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。佛教认为，一切烦恼和罪恶皆根源于对自我的执著。如果一个人总想着个人得失，必定活得特别痛苦。我们可以这样去观察，如果一个人处处为大家着想，很少考虑自己，一定过得很开心、很安然。

世界是无限的，宇宙是无限的。那么，人究竟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和宇宙呢？佛法认为，我们的心也是无限的，若是能开发出心性中无

限的层面,自然可以认识无限。但强烈的“我执”,却使我们的心从无限变成有限,甚至是极为有限的一点点。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说,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世界,都是活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。有些人的世界很狭窄,有些人的世界很开阔。这个世界有多大,就取决于我们自己。有些人一心扑在某人身上,那个人就是他的世界;有些人一心扑在家庭上,那个家就是他的世界;有些人一心扑在事业上,那个事业就是他的世界。

佛教关于“空”的认识,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打破“我执”,使有限回归无限。因为“我执”,使人世充满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,一旦打破“我执”,生命就会回归到原初的自然状态,成为一个自在的人。

佛陀告诉我们,一切众生皆有佛性,皆能成佛。成佛,就是开发生命所具有的无量智慧、

无量光明、无量功德。我们的心本和太虚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但现在，却局限于由我执构建的非常狭隘的境界中。学佛修行，就是要粉碎“我执”建立起来的城堡，将生命宝藏开发出来。整个佛法的修行，就是破除“我执”的过程。禅宗中所说的开悟，正是打开生命宝藏的钥匙。

【七·结 说】

在座的同学们会有许多知识，如历史知识、文学知识、哲学知识等等。但所有知识中最根本的，是做人的知识，认识自我的知识。知识有如大海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，缺乏其中的某一种，对我们的生活并不会构成太大影响。但我们不能不做人，不能缺乏做人的知识。因为做人不可以请假，也不可以退休。认识生命，才是人生幸福的根本。懂得如何做人，才是任

何人必不可少的知识。西方哲学将“认识你自己”作为重要内容，如果不了解自己，只懂得向外追求，只懂得赚钱、做学问，根本不可能获得幸福。

现代教育重视实际技能和知识掌握，却对做人的知识重视不够。结果使很多人面对人生困惑时手足无措，乃至病急乱投医。法轮功的信徒中，博士、硕士比比皆是。所以，得到一个高学历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认识了人生。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，要把今生几十年过好也不容易，何况生命还有无尽的未来。

现代人太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念。尤其是学文科的同学，更应该了解传统文化、了解佛教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念，才会有良好的心态，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。